

I247.5
42
(台湾) 廖辉英作品系列

爱杀十九岁

主编 常君实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杀十九岁/廖辉英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6.1

(廖辉英作品系列/常君实主编)

ISBN 7-5059-2402-8

I. 爱… II. 廖…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0345 号

书 名	爱杀十九岁
作 者	(台湾) 廖辉英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校对	王 军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平谷县胶印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88 千字
印 张	9.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10 1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402-8/I·1757
定 价	11.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会议已经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

米色粉墙上，以某种设计比例，错落有致的挂着几帧暗褐色框架的建筑物外观图，有豪华办公大楼，有线条简单明朗的独幢别墅，也有注重整体规划的大型社区。

焦点往下挪移，在整个约六坪大的空间里，置放了一张马蹄形、暗褐漆面、高级原木木质的会议桌。

七、八个男多女少的人员，围坐在马蹄形的两侧桌面，全部面向中间独坐看似主管——不，是更像老板的一位初涉中年的男子。

那名男子意态娴雅的注视着他眼前摊着的一张平面配置图，图的左下方压着一台多功能大型电子计算机，再往左略略偏离中央的桌面，则或舒张或卷曲的置放着好几张蓝图。

男人穿着米色长袖细黑纹衬衫，未打领带，衬衫第一个扣子敞着；袖子则向上卷了两卷。他有一张白皙的长脸，一对长狭眼睛，五官虽称不上俊美，但因长期优渥的物质生活及退居幕后做决策、不必汲汲营营去从事第一线硬碰硬的劳心工作的缘故，而使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非常斯文的书卷气。

公司的重要人员全在这间会议室里，针对目前比图拿到的这幢坐落在台中市区的二十层多功能大厦的建筑设计，公司内部已经开过不下二十次的大小会议，包括造型

设计与周围景观的配合、建材及造价估算、楼层使用功能配置、管线配置等。一方面要给原物主在最短时间内最周全、最满意的设计和精算资料；另一方面，则必须提供各种必要数据及宣传素材给物主委托的代销公司做公开预售的准备。

为了接这个案子，公司上下足足忙了四个多月，所幸已经接近完成阶段。

以这件案子的设计费进帐粗估，今年事务所的年终奖金大约可以加发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当然，那还得看他的合伙人、也是他大学同班同学的高名城，是否和他有相同的意愿。

十一年前，他和名城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建筑师事务所多年之后，累积了一点社会资源和工作经验，再上层楼的企图心，终于促成二人合伙开设建筑师事务所的具体实实。

事务所创办之初，两人商讨名称问题，他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半认真半玩笑的对高名城说道：

“你有没有发现你天生注定是要吃这行饭的？你看看你名字——名城，名城建筑师事务所，很像样吧？完全符合行业特色。”

高名城不是喜欢自我膨胀的短视份子，他深谙合伙事业的和谐三昧，一点儿也不想沾好朋友的便宜：

“如果是我个人的事务所，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既是两人合作，名称另想。”

结果，事务所的名衔仍然用了名城的姓，不过，这并非出于两人中任一人的主意，而是在“宁可信其有”的

求吉兆的心理作用下，经由高人指点而定下来的。

从此，“高伟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就慢慢开启了它的业务新页。

刚开业时，除了汤君雄和高名城两位合伙人之外，所内只用了一男一女两名人员，其一是负责庶务，说穿了就是打杂；另一位则是刚退役的菜鸟，主要工作是绘图。

虽说建筑师执照不太好考，但投闲置散，好几年弄不到一宗设计案的建筑师也比比皆是。经常为了争取生意，不得不投业主所好，做各式各样的应酬。

高名城人豪爽很能玩，喝酒、打麻将、串酒廊、洗三温暖、要么上理容院“摩”几节，他都能愉快适应、宾主尽欢。

相反的，汤君雄却有学工的人的特性，一板一眼，不太能你兄我弟和有利害关系的人打成一片。他不烟不酒，也不肯在酒廊花个五千一万的召女人坐台或陪宿，倒也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嫌“零售自己”的女郎不太干净。这小小的洁癖，使他连上酒廊都很痛苦。在某一次喝了两杯酒廊出售的假 XO 而头痛数天之后，终于有了从此不再于事务所的人际应酬轧一脚的决定。

于是，高伟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两位合伙人，逐渐就有了一个主外，另一个主内的分工自然现象。

但这也并非表示事务所的营业来源全赖高名城一个人招徕。事实上，汤君雄知道自己的长短处，他改由正当的社团交友，建立形象、口碑和业务来源的“潜在市场”。

常言说得好，好的行销人员不一定是口沫横飞、能言

善道的。汤君雄的确给人“靠得住”的印象，有好几笔生意，都是基于这个理由而主动找上门的。

高伟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到了开业第五年，设计了现址这幢大楼，因此也顺理成章有了这层楼一半的、属于自己的事务所。足足一百五十多坪的面积。

当然，几年间，所内成员，也由原来的四名，增加到今日大约二十人的规模。

这一年，汤君雄和高名城，都是年方四十四、正当盛年的有成男士。唯一不同的是，君雄依然维持着适中的体形，而名城则因酒和应酬，而有了相当份量的体重。

对于现在“虽不大但可以接受”的事务所规模与营业状况，凭良心说，两个合伙人应该是打从心底深感满意的，不然不会经常在餐叙时互相打趣：

“总算我们不曾糊涂到将事务所命名为高汤建筑师事务所，不然一切早就泡汤了。”

同样的笑话屡讲不疲，而且每次都能引来对方由衷的笑声，这也就形成继续拿这笑话自嘲兼谑弄对方的老伎俩。

别看高伟建筑师事务所两名经营者在主持所务时似乎出入不大，颇能步调一致；这除了归功于二人的友谊信任 and 擅长补短的互补个性之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因为，汤君雄和高名城两人的出生背景，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高名城出生台北延平北路殷实世家。在物质普遍缺乏的四、五十年代，穿着破损、补丁或过小的制服的孩子随处可见；而高名城却家有使唤佣人，每日制服都是浆洗得笔挺去上学；中午由佣人带着令人艳羡、香喷喷并且新鲜

温热的饭盒到学校去给他。

名城在家人呵护与小心教养下平顺的成长，成绩虽非顶尖，毕竟也都在中上，由此而初、高中、大学，糊里糊涂的念了建筑系。

虽说误打误撞，但名城可也把本科系读得丝毫不含糊。大学时代，同学们都在兼家教赚学费或零用钱，他老兄却出入电影院和弹子房，狠交了几个女朋友，也猛K了不少书。

退役那一年的初冬，便在家人全力反对无效下，和同校外文系的学姊白雪梅结婚。高家尽管先反对再妥协，婚筵也足足有六十多桌的排场。

虽是力排众议、义无反顾的成婚，不过婚后名城和雪梅这对欢喜冤家，却没有表现得太恩爱的样子。

外省媳妇嫁入本省传统世家，大家族里本就不太容易适应，更况雪梅年轻气盛，在家是四个孩子中唯一的掌珠，任性惯了。初婚头两年，演出了好几次愤而回娘家的闹剧。名城去接了数趟，因为饱受岳家的斥骂与脸色，到了后面便打死也不肯再去，结果劳动名城的母舅前往女方家中。

本来是去修好接人的，未料双方言语都硬，当场冲突起来。这下子，闹到离婚火线上，双方都没有台阶可下，只等着谁先引爆就要办手续了。

偏偏在这时候，白雪梅的妈发现女儿有了身孕。

于是，本来预定会以悲剧收场的这出闹剧，在怀孕的前提下，倒是意外以喜剧图了个表面上的圆满。

连生两个孩子的接下来那三五年，小夫妻吵架的频率，

多到像地雷区密布的地雷，随时随地一触即发。而吵闹原因，无非是家族中有意或无意的口舌。

婚姻低潮又持续了好些年，直到高名城决定和汤君雄合开事务所，两个孩子也逐渐懂事，名城与雪梅经过交谈沟通，最后由名城向父母力争，小家庭搬出去独立居住。高家父母因子、媳“不孝”，决定不资助他们购屋；又因为自幼照顾疼惜的孙女、孙儿也一并搬出和父母同住，大伤老人家的心，所以不协助经济拮据的儿媳购屋，其实也隐含了或者年轻人外面吃足苦头撑不住，有朝一日会回头的期盼。

和谐日子过了一两年，高名城开始忙于应酬之后，白雪梅又有新的原因和他吵。两人越吵越凶，高名城借机更加在外流连。

相对于高名城成长乃至婚姻的环境，汤君雄显然大大不同。

君雄是屏东乡下的孩子，父亲靠打零工度日，可惜三天打渔十天晒网的收入，还不足以应付他自己打老米酒来喝的开销。

为了拉扯君雄和他下面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君雄的母亲阿招，可以说是由死里做出来，极尽辛苦。

君雄十四岁上初一那年的春节前，他父亲汤标突然不告而别，既未留言，亦未带走任何衣物，就这样走出村子，然后像蒸发一般，从此音讯全无。

本来读初中就很勉强的君雄，这下子更没有理由读下去，他认分的想担起长子的责任。

当他把这决定告诉母亲阿招时，阿招非常镇定，反问长子说：

“咱家的情况，会比你那天寿阿爸在更差吗？”

说实在的，汤标不在，对汤家大小而言，真是如释重负。至于经济情况，倒也是没什么大差别，相反的，少了汤标一个人的吃喝，还有不时向阿招索钱的困扰，反倒还一家大小觉得轻松许多。

因此，君雄迟疑，但却老老实实的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你仍给我好好读下去。没读册、青瞑牛，一辈子亦无出脱。勒着肚子，也要让你读到大学。”阿招像对谁赌咒般，非常坚决的表达做母亲的意愿。然后，她又问了一句：“你一向读册，不是有奖学金？”

“有是有，不太够。何况，阿母一个人太辛苦了，小弟小妹都那么小，个个要吃要喝要穿，还得上学。如果我一个不读去做工，以下的这几个，说不定都有机会读到较高的学历。要是我一个人继续读，这些小的怎么办？阿母怎么办？”

阿招不为所动，说道：

“宁可吃苦在前头，回甘于后面，好尾才是好呀。所以现在苦没要紧，只要你才情。何况，你去做工，能赚多少？你会读册，下面那几个，除了阿香看得出好坏之外，你两个小弟，还不知是好竹歹竹。偏偏阿香是个女孩子……这都不管，趁着阿母尚年轻还做得动，你打拼读册，将来我老了，你再来接手不迟。”

母亲不准，君雄还是私下决定要先辍学，要嘛休学一

年也好，先赚点钱再看机会复学。

当他把这意思告诉教数学、同时也是他班导师的吴力行吴老师时，后者立刻期期以为不可：

“人家那些不是读书材料的孩子或不肯用功、无心读书的，全都待在学校混日子；你是既肯读又能读，如果让你辍学太没天理。若说休学也不妥，这一两年间教科书若有更动，考起联考会比别人加倍吃力。不行，读书绝对不能中断！”

听到吴老师如此斩钉断铁的替他下决定，汤君雄心中非常难过。老师说的情况，他自己当然也清楚；可是他目前的情形，却是吴老师没办法完全了然的。

“老师，我——”

“不必烦恼！老师来想办法！”吴力行老师大手一挥，阻止汤君雄再说下去。“你仍照以往那般努力用功就好，我不会让你这样的好孩子没有书读的。”

当时还没有开始“发育”的汤君雄，只有一百五十八公分高，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平日必须帮忙家计、工作于烈日之下，所以看起来又黑又瘦又小。面对着一百七十二公分高、身材魁壮的吴老师，就像仰望一堵厚高墙一般，即使要好好表达自己的意思，都有困难。何况吴老师性子急，根本没有耐性听完支支吾吾的汤君雄讲的话。

吴力行拍拍汤君雄的肩膀，企图将君雄送出教员办公室，他好赶紧去奔波君雄的事。

君雄眼看事情紧急，突然急中生智，言简意赅的抢着说道：

“老师，我不是只有学费的问题。”

这话倒是不偏不倚听进吴力行老师的心坎里去了。他只迟疑了一下，马上又点点头，催促汤君雄回教室。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想办法，你别担心，不要两三天，我就会有好消息给你。”

汤君雄的家境，在初一上学期时，吴老师只约略知道属于“贫穷阶层”，但在那物质普遍缺乏的时代，务农的子弟，哪家不是勉强勒紧肚皮供他们上学？除非是街上那些商家的子弟，做生意钱活络，稍稍富裕一点。

所以初一上学期时，君雄并未得自校方或吴老师任何协助。

直至下学期，君雄以优异的第一名请领清寒奖学金，吴力行老师对这数学拿满分的高徒不禁刮目相看，特别殷殷垂询，总算了解他的家境，答应他初二开始，要为他在学校找个工读机会，多少有些钱贴补家用。

吴老师没想到的是缓不济急，经济问题提早困扰了汤君雄。

但既是吴老师知道了，他就没有让君雄受困的道理。

吴老师在两天内奔走相告，结果在课外活动组和体育组为君雄找到了管理及出借体育用具的工作，只要到最后一堂自习课或课外活动课时去用具组所在地的风雨操场工作一小时即可。而吴老师既是君雄的导师，更就无需照会其他老师、自行便宜行事就是了。

此外，吴老师又去找几位在校外补习的老师，反正他们的讲义试卷一向必须找人刻钢板，干脆就给君雄这孩子

刻写就是了。

此是后话，但君雄后来学建筑，他的工整的字，多少靠了从初一刻钢板的训练所致。

如此以来，君雄一个月便多出了两三百元的收入。

除此之外，吴力行老师又到教员宿舍，号召那些单身的教职员将衣服交给君雄的母亲阿招包月洗濯。如此一来，君雄又多了一项早上送干净衣物去教员宿舍分派，放学再去教师宿舍收集污脏衣服回去给母亲洗濯的额外工作。

初中三年，汤君雄就如此在吴力行老师的义助下完成学业，并且顺利直升母校高中。

高中开始，吴力行老师既不担任汤君雄的级任导师，也没有负责任何高中课任；然而，吴老师对汤君雄的协助仍然持续而不曾中断。

那时节，四十岁才成家的吴老师，在婚后第三年、也就是他四十三岁时，得了一个小壮丁，刚好整整比汤君雄小了十六岁。

中年得子，吴力行自然乐不可支，但却不曾因此而减低他对汤君雄的关怀与协助。

君雄北上念大学之后，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汤家因君雄大妹文香、二妹文玲相继投入就业市场，多少改善了家境，因之逐渐老迈的阿招慢慢减少了工作量。

就是这种人力的递嬗，才使得君雄得以稍稍放心去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

退役两年多，文香在君雄接棒稳妥后，才得以于当时乡亲眼中高龄的二十四岁，与自小青梅竹马的范同和结婚，

做了“老新娘”。

又一年，二妹文玲也结了婚。

君雄独力栽培两个弟弟分别读完工专和大学，才在三十四岁那年，经人撮合，娶了小他九岁，学家政的中部女子王连璧为妻。

说起王连璧，倒也并非泛泛相貌平庸而嫁杏无期的女子。相反的，她在学校里锋头甚健，因为身材高挑健美，脸蛋又迷人，所以举凡校庆中服装表演的项目，她往往是当然的模特儿。

在这状况之下，自然会有不少逐香而来的狂蜂浪蝶。连璧年轻热情，不免心动。

可惜她父亲因家不在台北，所以特别将连璧托付给唯一的弟弟，也就是连璧的叔叔。

这叔叔膝下无女，在疼惜连璧之余，却也相对的严格。连璧的课表，他了如指掌；连璧每有任何课外活动，叔叔势必垂询详尽，滴水不漏，因此，连璧虽未曾被禁足，然而，却是比禁足更不自由的状况。

叔叔和她父亲，兄弟在儿女辈婚事上极有共识。两人都都不赞成年轻人自由“乱爱”，因为年轻人只听任盲目的热情而结合，等共同生活之后，家庭及生长背景的差异，往往就会造成纷争与不合，而这正是婚姻不幸的最大原因。

所以，他们绝对反对连璧在台北交男朋友，因为台北人爱充门面，大半是空心大老倌，不像下港人那般有底。而且，台北人“嘴花”较美，天花乱坠臭盖一番，女孩子就容易被骗得团团转。

连璧既是美人一个，自有各方君子好逑，而连璧也并非全不动心，但是，她在初负笈北上时，父亲就曾郑重警告：如果一有她在外结交男友的消息传回，他绝对言出必行，立刻令她辍学回家。

叔叔更是秉承她的父亲的意志，而且贯彻到底。不仅平时对王连璧的课程行踪掌握精确，每当连璧有什么课外或校内活动，叔叔往往会以安全理由，派她三个堂兄轮流接送。自然，打到家中的电话，更是得经过叔叔他们的多重过滤了。

连璧毕业后回到中部家中，由于父亲经营精密机械的输入，经常必须前往日本，所以有一度，父亲曾动念想要送连璧到日本去学学服装。

而连璧确也曾跟着父亲到日本，由父亲为她找了个学苑和管理极为安全严格的宿舍，在那里学了半年日语。

半年之后，一方面是思乡心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连璧母亲认为女孩子没有必要因读太多书而蹉跎了青春，况且王家又不希望连璧以服装设计为营生，当然没有再上层楼的必要。因此，半年游学日本之后，王连璧又收拾行李回家了。

这之后，便有媒人陆陆续续上门来说媒。王家当然必须就条件先行过滤，能通过者再安排相亲。

一年多之间，王连璧相了十多回亲，平均四十天便要相一次亲。

相亲者，大部分是仅此一次，再无第二次的机会。有几位得以邀得王连璧再次赴约，但也仅只于此，再无更进

一步的可能。

王连璧与汤君雄的媒人，说来算是有缘。君雄三十二岁和高名城合伙创立高伟建筑师事务所，第二宗接手设计的业主，正好是王连璧家中的世交。

房子从设计到完成，整整两年半，公开销售时卖得很好，房子盖好，无论外观、用料都有口碑，物主对君雄这文质彬彬又中规中矩的未婚建筑师极有好感，因之便极力撮合君雄和连璧的婚事。

连璧的父亲王荣发，刚开始听到汤君雄家中只有寡母，而且又是“新发财仔”（亦即非老根柢的世家），更况仅仅才打下一点薄基，连暴发或发财都不算，心里即刻产生排斥的心理，对着来说媒的老朋友叶双和老实不客气的发了顿牢骚：

“喂，你也差不多一点，什么人不好报，报这……我看不在眼内的啦。难不成你当真以为拣啊拣的，拣到卖龙眼的？不是我吹牛，从前来提的全不算，仅仅是眼前摆在我抽屉里的对象，随便哪一个都比这姓什么汤汤水水的都强！你以为我们连璧多老？才二十四岁哪，要挑要捡还许多年，不急！”

那叶双和亦不动怒，慢条斯理回道：

“连璧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会不疼惜她？莫论别的，只论我们的交情，我会冒着将来被你怨恨的险来做这个媒？我就是头壳坏了也不会这么笨哪。”

王荣发想想亦是。过去，叶双和做人做事既诚信又笃实。数十年交往中，莫说叶双和曾得过王荣发什么好处的

情况曾经有过，反而是王家受到叶双和的关照，次数还不下十次之多呢。所以，做这个媒，若非纯粹出于交情，大约也找不出其他原因了。

叶双和看看王荣发的表情，有点缓和的样子，这才重新开口：

“谁不希望子女婚嫁都能幸福？俗语说，富不过三代，做父母的，尤其像你这种家大业大的人，自然希望子女婚配对象是有根柢的，不过，就如我们常见的，有钱子弟未必成材。我跟你提的这姓汤的，虽是家无半点根基、苦读出身，但现在三十三岁未到，就我所知，已有一些基础。将来他只会更好，不会更糟，就算依现有根基，已足够让连璧衣食无缺。荣发兄啊，一个人在这世上，能食多少、用多少，老早就已注定，多贪多求又有何益？更况这少年的建筑师，我在这社会行走这么数十年，还没发现有比他更得我赞赏的年轻人。我自己的女儿都已出嫁，不然哪会报到你这里来？”

王荣发半信半疑的问道：

“当真好到那地步？”

叶双和答道：

“不然你有什么好骗的？一来我不图你财，二来我不求你感谢，——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多费唇舌！好心还被雷亲呢。”

“双和兄，不是我多疑，也并非我不知好歹，实在因连璧是我们王家第一个要出阁的，我不得不慎重。”

“那自然是。”叶双和附和着点点头：“不过，有该讲

究的，也有不必计较处，事实上不可能样样都要求呀。”

“那当然是。只是，他苦读出身，怕生性怪吝；又是寡母，兄弟也多，我怕连璧吃苦呀。”

说起来汤君雄的母亲亦非年少守寡。君雄十四岁时，他那酗酒的父亲突然不告而别，抛妻弃子，从此自他们母子的日常生活中蒸发掉，是死是活无人知晓。

王荣发说君雄之母为寡母亦不为过，二十多年不通音信，活亦似死，其实两者没有分别。

而寡母抚孤，总教人有死抓不放的可怕印象，谁愿意自己的女儿嫁过去，老是得和孤寡老太婆去抢同一个本该全属于自己女儿的男子？

叶双和自然亦明白王荣发的顾忌，因此他不慌不忙一一替后者解开疑惑：

“据说几年前，这少年的便要接他老母上台北享清福，但老人家住不惯这厝边头尾不相借问的台北市，所以少年的为老母在老家盖了新厝，故乡又住着一弟一妹就近照顾老母。所以看来不会有寡母就近威胁这个问题。

说到兄弟姐妹多，总共就只五个，个个都已成家立业。容或这做大哥的曾经协助他们买厝娶妻，那也都是从前。现在呢，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和家庭，各自要打拼，我问过，目前他是没什么负担的了。”

至于为什么弄到三十二、三岁未娶？

“没办法呀！”叶双和无限同情的说道：“要牵成弟弟妹妹，长兄如父，全是他扛起来的。若说这人的个性，我说了你可别不信，花街柳巷他不爱去，连酒都喝不上两杯。